

# 集体交通讨论

祝健弟兄：提出**两个题目**：第一个，从神学思考的角度来探讨今年的主题—华人知识分子的灵性、悟性、品性的成长关键在哪里，怎么一个问题，怎么一个突破，怎么一个实践，个性是怎么样，普遍性是怎么样，方法是怎么样。第二个，从属灵操练这个角度，所有的普世华人教会都在问的一个问题：基督的门徒到哪里去了？门徒怎么出来？这是两个大的题目。如果从这个论坛里面，出来一些切实可行的提醒、见解、声音、模式，这个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的思考不是简单的介绍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模式，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我们的事工，把我们接触到的所有教会的痛给表达出来。这个是关键。所以我们来找哪些地方是必须的、没有这个就是不行的，找出最关键的地方，成为这个论坛的总结，能够在自己的服侍里面、在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里面，把这些带出来。以下时间，我们有一些讨论：第一，今天已经有分享的同工，如果要补充、提醒或者突然想到甚至回馈，就尽量简短；第二，就是从切实可行的角度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你自己有没有做出来，你自己有没有应用到其他的人，领域、家庭、教会，把这个整理出来。第三，如何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新的事工的开创。

谈妮姐妹：关于教会的风气问题，基督徒要转化世界、文化、社会。其实先要转化我们的教会（包括自己）。不管是门徒训练也好，系统的整理出来做生命导师这个理念也好，其实都需要深度的自我探索。包括，生命导师这个观念本身，就要在教会里面被转化：我们需要从“现代主义”的表述方式，进入到“后现代主义”特点的表达。可惜，目前华人教会很多时候，还停在“现代主义”的形态—单向指令、父权心态、金字塔架构、表述/表面高大上，等等。

拉吉姐妹：刚才我有讲到文学释经法，也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。专门对有文学阅读记忆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底蕴相对来说受到感染多的人。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学理工科、也没有读什么中国文学艺术，那么根本不需要跟他谈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实践，当我做圣经文学性的释经以后，因着它的文体和讲述的逻辑，比如这次在油画院讲座上：这种先知性的视角如何在我们创作中应用，也就是从圣经本身的文体提炼出来，来帮助我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，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文学艺术的上面，再进行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。这样的方式更加当下性，也更回归圣经。

范学德弟兄：今天徐志秋牧师的分享对我很有启发，特别是圣传的问题，怎么能有一个架构，这在中国教会是一个满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另一个，我也很喜欢谢老师的内容，但希望能讲得更加通俗化一点。

李万兵弟兄：补充一下我今天讲的。我们需要一个过程，可能我第一次对外讲这个系统，有一些名词可以多讨论，关于什么是门徒，什么是信徒，“圣徒”的概念，我暂时想不出来一些更好的词。我比较确信什么是门徒。关于门徒与信徒的关系，

门徒是一个更大的概念，信徒是在门徒之上，这一点我比较确信。我不确信用什么词来形容“属灵上比较成熟的人”。我觉得我们教会比较忽视属灵的成长，我们经常说交给神就好了，没有属灵的成长，基督徒没有奋斗的目标，这个是一个缺陷。

周传初弟兄：拉吉姐妹提到从文学的角度读圣经，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文学这方面素养不够整齐。我是想如何鼓励大家整体读经的一个风气。建议：教会也许可以设计一些图片，让弟兄姐妹一边读经一边可以看到这些图片，当然这些图片不是随便找的，是跟圣经的背景、当时的情节尽量相似。其中有两种不能找：第一是韩国人弄的很多圣经故事，很多画里面都是他们韩国人的高帽子、衣着，不合适；第二是欧洲文艺复兴时候的画家画的圣经图画，很多是当时欧洲人穿的衣服、住的房子，也不合适。从网上找一些，或者传道人自己编一些图片，然后给弟兄姊妹看了，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能带来很大的兴趣。

徐志秋弟兄：先向李万兵弟兄道歉，当我讲我闻到一个骄傲的味道，其实我自己首先已经有了，所以先道歉。关于圣传，会遇到很多阻力。首先来自教会内部的阻力，因为经过文革等革命思想的教导，已经对于权柄问题已非常敏感。特别是大陆的弟兄姐妹，权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，有很大的戒备和不信任。即便是慈父、慈母式的好牧人式的权柄，也会有很大的反弹，所以很多大陆弟兄姊妹不好牧养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，圣传推动起来有很大难度。靠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府，对于家庭教会这样一个带有一亿左右巨大人口基数的群体，有统一的目标、意向、方向，这对政府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敏感，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政教关系，需要跟极端宗教划清界限，事实上我们是对社会公共性有担当的、有责任、有建设性的，即使是教会拆十字架，我觉得教会的反应还是很不错的，所以以这样理性的态度，跟政府有健康的政教关系。圣传在中国的形成，也是中国教会到了一定程度后一定会形成的。因为教会是有机体，长到一定程度之后，经过了童年之后，进入青少年期，慢慢有了自己的意识，最终会发展出来的机制。

临风弟兄：90后的问题，世界扁平化，信息时代带出的问题。教会内部要转化，其现在在美国教会面临很大的危机。2011年巴拿研究所出了一本书，做过八次调研，访问了一千二百多个15-29岁的从教会出来的青年，得到一个结论，58%的青年在步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离开了教会。一个美南浸信会的教会没有一个15-29岁的年轻人受洗，教会失去了很多年轻人。原因可能很令人吃惊，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内在生活、属灵追求这些基本概念。因为对于很多基本的观念——怎么让他们跟主流文化接轨这些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些信息告诉他们，那就会让他们觉得被边缘化了，那就很难再把他们要回来了。以前人以为他们会想美国婴儿潮的一代，等结婚生子时就回教会了，其实很不同。

郭易君弟兄：我要先向范老师道歉。另外想谈落地措施，因为理论在天上。我的太太在做影视事工，最近做90后的微电影，这能够对90后产生影响。那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有个机构牵头，将剧本拍成有影响力微电影来，从国内的传播手段，推向社会前沿，让非基督徒看到这样的电影。第二个落地措施，呼召来自大陆或者台湾

的弟兄姊妹，在北美成立专门针对 90 后学生事工的组织或教会，类似于使者（AFC），是否有人牵头。

王志勇弟兄：我想谈一点对教牧和灵修的体会。对灵修，像 St. Augustine 谈到有秩序的爱（ordered love），使我们爱主爱人的心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和秩序。那人犯罪是不按秩序的爱（disordered love）。我们有爱，但是紊乱的。我所牧养的教会有 300 多人，有来自不同背景种族，比较复杂。但是我们在灵修和门训上两点：第一点我请求长老会为牧师祷告，求主赐给牧师要有为父的心肠。许多时候，牧师很可能成为一个项目的管理和推动者，但要有为父的心肠不容易。将每个弟兄看成是主的门徒。十个手指不是一般长，但是根根连心。第二，我请求长老会为牧师祷告，求主赐给牧师谦卑的心，和长老会一同，学会团队的侍奉。牧师在教会或许比较容易来推动一个事工。但是真正带领教会在门训和灵修上，并不是按牧师的异像，而是神的心意。神把弟兄姐妹们带到什么地步，牧师就要按时分粮，教会不是牧师异像的试验品，而是属神的。另外在门训上，不是突出一个人有恩赐，有导师，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团队，有恩赐，有导师。使大家看到在门训和灵修上，不是一个个人的见证，而是一个群体的见证。

陈卧恩姐妹：阿爸，你的众儿女在这里敬拜你。为着我们能够一起来寻求你，认识你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and 悟性上满心认识你，认识你的旨意，认识你在这个时代接着你的仆人们所要发表你的心意。阿爸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恳求你借着这样的讨论使我们的爱心在各样的见识，在灵性，悟性和品性上，多而有多。主啊，教我们能分辨是非，也在这几天的聚集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好叫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，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。阿爸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平安要归给你所喜爱的仆人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！